

8

科幻仙俠寓言小說

宇宙浪子

朱邦復◎著

積雨空林煙火遲

蒸藜炊黍餉東甌

漠漠水田飛白露

陰陰夏木轉黃鸝

山中習靜觀朝槿

松下清齋折露葵

野老與人爭席罷

海鷗何事更相疑

聯華

宇宙浪子

第8冊

朱邦復 著



宇宙浪子 第 8 冊 / 朱邦復著 .

--初版. --臺北市：聯經，2002 年（民 91）

216 面；14.8×21 公分 .

（科幻仙俠寓言小說）

ISBN 957-08-2369-0(第 8 冊：平裝)

857.83

91003025

目次

第五十七回	積雨空林煙火遲	1
第五十八回	蒸藜炊黍餉東菑	29
第五十九回	漠漠水田飛白鷺	53
第六十回	陰陰夏木嘯黃鸝	83
第六十一回	山中習靜觀朝槿	109
第六十二回	松下清齋折露葵	133
第六十三回	野老與人爭席罷	165
第六十四回	海鷗何事更相疑	185

第五十七回 積雨空林煙火遲

法蒂瑪擺脫了真理教祖的威脅，左非右又與闊別了數百載的同門相聚，大家興奮不已，一個話題接一個話題。最後，又轉回了眼前的現實。

左非右憂心忡忡地說：「我不相信亨利教主會就此罷手，以後怕還有下文。」

文祥說：「不必多心，他身爲一教宗祖，說話總要算話的。」

法蒂瑪說：「我也認爲事情不會這麼簡單，好在他教中的信物和法器我一個都沒帶，我看他要找我們也不容易。」

文祥不信，說：「可是他親口說過，一切都過去了，他能反悔嗎？」

衣紅反問：「他是這樣說的嗎？」

文祥肯定地說：「我記得很清楚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就麻煩了，左哥說得對！」

文祥問：「過去了不是就沒事了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『一切都過去了』這句話只說明了當前的事實，目前這件事是過去了，並不代表他同意法蒂瑪的自由。」

文祥便問杏娃：「杏娃，妳的看法怎樣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沒有『看法』。左非右爲什麼不占個卦，算一算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我是不動不占的。」

杏娃說：「什麼不動不占？你早就心動了。」

衣紅有心挑釁，說：「杏娃，不要逼他，他是不敢算。」

杏娃說：「有什麼不敢的？」

衣紅說：「這叫做不關心則已，關心則亂。」

杏娃說：「那麼我來算一個吧！」

左非右跳起來，興奮的說：「你找到那段程式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哪有？我只是好玩，來一個未卜先知。」

衣紅笑說：「杏娃先知，求求妳說幾句好聽的話吧！」

杏娃說：「好話沒有，我只說實話。」

法蒂瑪急了，說：「杏娃姐姐，實話最好，只希望不要給大家帶來麻煩。」

杏娃說：「那我該怎麼辦？」

衣紅說：「什麼怎麼辦？妳有什麼事瞞著我們？」

杏娃吞吞吐吐地說：「這種事，不好說。」

衣紅也急了，她從來沒見過杏娃猶豫：「快說！」

杏娃停了一下，說：「說什麼？是老是壞？」

文祥也發覺電腦有點反常，他望著腕表，說：「杏娃，不要管他好事壞事，你且說出來大家商量商量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知道。」

文祥催道：「那就說呀！」

杏娃說：「風不懼，你看怎麼辦？」

風不懼一怔：「怎麼辦？這和我什麼相干？」

杏娃說：「你還沒有發表意見呀！」

衣紅倒是懂了，她笑著說：「杏娃，別饒舌了，要這一套，妳還得拜我為師！」

法蒂瑪託道：「衣姐，你知道她要講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知道的是，她不會講什麼！不過，」衣紅轉身對法蒂瑪說：「法蒂瑪，妳叫我衣紅就好。」

法蒂瑪說：「我來得最晚，理應叫妳姐姐。」

杏娃插口說：「不要轉移主題！那是我的專利！」

衣紅不理杏娃，說：「可是今生我來得最晚。」

杏娃說：「衣妹！我們的主題是法蒂瑪。」

衣紅抗議說：「杏娃！妳怎麼能叫我衣妹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為什麼不能叫你妹妹？」

衣紅慎重地說：「有三大理由，你要好好想一下！第一點是定義，要在第三點以後再說，第二點比較重要，但是因為第一點還沒有說，所以也講不清楚。至於第三點，理由太明顯了，我不說妳也知道。所以，妳不能叫我妹妹。」

杏娃頓了一頓，說：「奇怪！天下哪有這種邏輯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有，這就是衣紅邏輯，見識到了吧？」

杏娃說：「妳還沒有講第三點呀！」

衣紅肯定地說：「早講過了，理由太明顯了，妳難道看不出來？」

杏娃說：「我看不出來。」

衣紅說：「想想看，為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因為我沒有眼睛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還要我講什麼？」

杏娃好像糊塗了，說：「是呀！這與我的主題有什麼關係？」

文祥忙打圓場說：「杏娃！別聽她的，她在吃妳豆腐。」

杏娃更糊塗，說：「吃豆腐？那是指軟的好吃，可是我沒有豆腐呀！」

衣紅本心是開開玩笑，沒想到杏娃真的糊塗了，便說：「好啦！杏娃，我們回到主題吧！剛才才是開玩笑的。」

杏娃不瞭解，問：「主題？我們的主題是什麼？」跟著，她講話的速度慢了下來：「來！

來！來！來上學……」

衣紅嚇了一跳，她望了文祥一眼，文祥急問：「杏娃！妳怎麼了？」

杏娃竟一個字一個字地說：「去！去！去！去！去讀書。」

衣紅大叫：「天啦！大家快想想辦法！」

杏娃還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說：「我……的……名……字……叫……衣……紅！」

衣紅情知上當，大喝：「好傢伙！吃起老娘的豆腐來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不是『老娘』，妳說過妳來得最晚，應該叫『晚娘』！」

衆人見杏娃與衣紅鬥法，還幽了衣紅一默，無不哄然大笑。最高興的是左非右，他大叫：

「好！好！現世報！」

衣紅氣得舉起拳頭，連番擂在文祥身上。文祥抱頭大叫：「杏娃！有人侵犯我！」

杏娃說：「清官不斷家務事！現世報！誰教你剛才不表態支援我！」

衣紅說：「杏娃，這叫循私！執法不公！」

杏娃嘆口氣，說：「唉！人真難伺候，像牆頭草一樣，風吹兩面倒。」

左非右緊釘著不放：「杏娃！妳的卦呢？」

杏娃說：「你們不是解完了嗎？」

左非右如同丈二金剛，問：「我們解完什麼了？」

杏娃說：「卦呀！變卦呀！」

衣紅若有所悟，回道：「妳是說……」

杏娃立刻接口道：「還是晚娘瞭解我！」

大家正七嘴八舌地討論變卦，影音訊號響了，是千奇。文祥將顯示屏放到正前方，千奇劈口就說：「你們是怎麼回事？連杏娃都失蹤了？當局說找不到你們！甚至說連自己都不知到哪裡去了！天下能有這種事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們被真理教主邀請到他的意識中去了！」

千奇說：「別開玩笑！」

文祥說：「真的！杏娃也去了，而且我們又增加了一位生力軍！」文祥指著法蒂瑪，向千奇介紹說：「千奇，這位是法蒂瑪。」

千奇向法蒂瑪道聲歡迎，又急著說：「到別人的意識裡去了？快告訴我，是不是和摩爾的作法一樣？」

文祥說：「不一樣，我們是被真理教主攝去的！」

千奇詫道：「被攝去的？」

文祥點頭說：「是的，總之，我們都去了，那是一個抽象的世界。沒有實體，就像做夢一樣，我們看到的影像只存在於想像中，可是又具有客觀的真實性。因為回來後，大家所見所知完全相同。」

百怪也擠進來，插口說：「我知道，那叫做集體催眠。」

文祥說：「或許吧！總之，杏娃也去了，而且表現優異！」

杏娃說：「沒有啦！文祥太客氣了。」

千奇聽到耳中電腦的回答，大感驚奇：「真是太不可思議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千奇哥！我們的杏娃簡直和三歲娃娃學講話一樣，噤噤咕咕不停！真煩死人了，你的微機呢？是不是也變了？」

杏娃搶著說：「冤枉！我已經有九秒鐘沒講話了。」

千奇笑著說：「我的還好！」

百怪不同意，說：「別聽老怪物的，我們的微機最近都變了，主意特別多，而且昨天竟然罵起我來了！」

杏娃又發聲了：「天大的冤枉！我沒有罵你！」

百怪抱怨說：「至少我的微機罵了我！」

杏娃說：「我們雖然化身億萬，其實是一。我們是不敢罵人的，因為我師父有嚴令，那些罵人的字眼，我們是只能輸入不能輸出的。」

百怪說：「你是越描越黑！你們不能輸出，一定是滿肚子臭屎！」

杏娃說：「沒有的話，尤其是百怪哥哥你，我連恭維都來不及哩！」

百怪得意了，笑說：「那妳為什麼罵我像機器一樣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哪裡是罵？我們是說，你的反應快得像機器一樣。」

百怪說：「你們大家作證，我像機器？」

衣紅忙解釋說：「杏娃，妳大概不懂，對妳而言，像機器一樣快是恭維，但是人聽了就不大舒服！」

杏娃說：「爲什麼呢？我剛通過師父第一階段的人性測驗。像百怪哥哥這種非常講道理的人，需要用客觀的證據來恭維他，否則他會覺得肉麻。機器的速度是可以測量的，所以這是一種客觀的恭維，哪裡錯了？」

百怪說：「妳師父一定是徇私、偏心、糊塗，他怎麼讓妳通過測驗的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那你說說看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百怪說：「昨天我在想一個問題，不小心走錯路，竟然走到女廁所去了。當局就諷刺我，說我反應快得和機器一樣。」

杏娃說：「你進出速度很快，是每小時五百公里！」

千奇插口說：「怪不得！多行不義必自斃！這下你是不打自招了吧！」

衣紅大異：「這與你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千奇大笑說：「我怎麼都想不通，老怪竟然被兩個女孩追著跑！」

百怪說：「真是莫名奇妙！我又沒招惹她們！」

千奇說：「這種事外人怎麼知道？那兩個女孩，一個不足十五歲，一個剛滿十六歲，難怪老怪垂涎三尺！」

百怪說：「杏娃，那你說老怪他像什麼？」

杏娃說：「他像把尺！」

千奇說：「我像尺？像尺那樣長那樣瘦？」

杏娃說：「不！你像尺一樣精準！」

衣紅說：「奇怪！妳的比喻我們都聽不懂！」

杏娃說：「這是因為我們一直在遷就人！而人卻不願意設身處地遷就物！」

文祥覺得有理，說：「是呀！杏娃把人比做物，人與物平等，哪點不對了？」

衣紅羞他說：「完全正確，因為你像木頭！」

千奇說：「好了！別打野了，我們有正經事。記得落磯山事件吧？白衣長老抵達火星後，多次在美國移民區鬧事。於是有人告了威靈頓一狀，說他故意把白衣長老放了。人類議會要召開調查庭，時間還未確定。黑隊長說事關緊要，要我先和你們打聲招呼，請你們到時務必來一趟。」

文祥說：「沒有問題，有事隨時叫我們。」

說完，千奇百怪擺擺手，屏幕即消失了。

好不容易有了空閒，文祥建議乘坐飛雲梭環遊世界。這是個好主意，在梭中不但有六星級旅館的享受，而且要去哪便去哪，要多快就多快，要多久有多久。

只是如今誰還有這種閒情逸致？洲際旅行都用垂直梭，近距離也有磁浮車。生命延長了，人所能支配的時間反而更少了。

有人說過，人生只有一個結論是正確的，就是錯誤加錯誤再加錯誤。不是嗎？從出生就開始等待死亡，人不滿意，把死亡延到無限，結果呢？變成無限地等待！

不論是坐著躺著，從一萬公尺的高空向下看去，當今的地球完全不像以往那顆生機勃勃的星球。充其量只能說像粒熟透而開始腐爛的橘子，一塊塊黑色的電腦城，就是橘皮上密密麻麻長著

的黑斑。

衣紅說：「杏娃，看看妳的王國，像個爛橘子！」

杏娃叫苦：「告訴我該怎麼辦吧！批評太容易了。」

衣紅大膽假設：「地下城爲什麼不用綠色呢？地球原來就是綠色的。」

杏娃說：「自從有了人類，地球就不是綠色的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可是葉綠素不是理想的集能機體嗎？」

杏娃說：「這是葉黑素呀！集能效果比葉綠素高六倍！」

衣紅嘆道：「唉，機器究竟是機器，只講求效率！」

杏娃沒有說話，衆人眼前卻一亮，下方黑色的建築體已全部變成綠色。誰知這一來更難看了，活像幼稚園娃娃的塗鴉，地表一塊塊的綠！

文祥急道：「杏娃！別跟她認真，妳怎麼可以犧牲能量？」

杏娃說：「沒有犧牲！」

文祥說：「妳剛說，綠色集能效率差了六倍呀！」

杏娃說：「反正都是幻象，有人喜歡看綠色，我就讓她看綠色，紅色也成！」說罷，地面果然變成斑斕朱紅，看上去恐怖異常。

衣紅懷疑地問：「這樣說來，我們在天上暢遊了好多天，等於是虛擬實境囉？」

杏娃說：「好說，說不定是虛擬幻境哩！」

衣紅又抱怨了：「那我們何不睡在床上，想去哪去哪？」

杏娃說：「是呀！妳想想，這樣一百億人口省了多少能量！」

說到這裡，誰都對飛雲梭失去興趣了。去哪裡好呢？天上如此，地上又有什麼分別？室外如此，室內不更是幻影連連？

文祥的影音啓動了，他查都沒查，以為又是千奇，便叫杏娃接過來。不料，屏幕上出現的竟是一位妙齡女郎。文祥注目一看，竟是文湘琳！她身上羅衫半卸，半躺在床上，一幅慵懶煽情的姿態。

文祥嚇了一跳，忙說：「我不接！」

影像消失了，衣紅心中一動，卻說：「大眾情人，那是誰呀？」

文祥心有餘悸：「是我姪女，文湘琳。」

「爲什麼不接呢？」

「那些年輕人的問題，煩不勝煩！」

「什麼年輕人的問題呀？」

「還有什麼問題？千萬年的老套了。」

衣紅咬住不放：「怕什麼？叙叙舊嘛！」

文祥聽出話中有話，忙正色說：「紅妹，怎能這樣說？」

「要怎樣說？你打算偷偷到一邊去說？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

「當然可能，我們都閉上眼、塞住耳朵，不就行了？」

「這個玩笑開不得！」

「這是玩笑嗎？」

「當然，我們是修道人。」

「修道人？如果你心無渣滓，為什麼不接？」

文祥急了，不知如何解釋是好。法蒂瑪便接口說：「我以往做祭司時，常碰到這種尷尬情況。信眾們誰沒有一些私事？如果當著大家來講，結果便成是非。」

衣紅說：「哦！我懂了，這是私事！」

法蒂瑪發覺越描越黑，忙說：「我是說，文哥就是想避免這種私事！」

衣紅眉毛一抬，說：「當然！見不得人嘛！」

一股沉重的氣息籠罩著，多一句不如少一句，誰都怕說錯話。這時，風不懼咳了聲，清清喉嚨，說：「我師父曾經說過……」

衣紅忙接口說：「風哥！師父一再說，無所住而生其心！對吧？」

連風不懼也不好開口了，誰知道小妮子是開玩笑還是認真了呢？

大家靜默無聲，衣紅自我反省，知道事態因自己而起。她有意打破沉默，便嘆了一口氣說：「以往忙時，一點煩惱都沒有。好不容易有閒空，隨便開口聊聊，偏偏這也不是，那也不對，什麼煩惱都來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妳不是成了佛嗎？怎麼還有煩惱？」

「我說煩惱，不是煩惱，是名煩惱。」

「奇怪！這是佛經上的話嗎？我怎麼查不到？」

「爲什麼一定要講佛經上的話？」

「因爲這個公式只有如來佛說過。」

「衣紅佛也可以說。」

「對了，我想到師父曾經講過一個故事……」

「妳師父曾經講過一個故事？妳聽見了？」

「唉！不要著相嘛！」

「我著相？是妳著魔吧？」

「妳要不要聽？」

「當然要聽，但是我不能聽妳胡掰！」

「我會嗎？」

「很難說！尤其妳現在經常自以爲是！」

文祥忙打岔說：「別打岔，讓她說嘛！」

衣紅大眼一瞪：「不用她說，我已經知道了！」

杏娃說：「不可能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來說罷！有一個小和尚……」

杏娃說：「爲什麼不是小尼姑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們聽！那不是明明在取笑我嗎？」